

高原上

宋长玥

钱塘江左岸的月轮山从外面看,是一片高高隆起的树林,初夏溽热,蝉鸣纷乱,里面的屋舍藏在绿色深处,不见其貌。我坐在山庄一间百年小屋,听窗外梅雨淅沥,高树膨大的树冠把远处都盖住了。

前一天一个人在山里走,雨很小,几乎看不见,就没有打伞。走到情人桥岔口,一只小狗从主人身边跑开,紧随我亦步亦趋。我走它走,我停它停。主人喊了好几遍,仍不回头。走了一两百米,还跟在后面,只好施以恐吓,它摇摇尾巴,怏怏不乐地回了。顺着山径随意行,进了一座山坳,一片茶树湿漉漉地绿着,露珠在茶叶上跳动。旁边,立三间红砖房,站了一会儿,没见人影。等回到住所,衣服刚刚湿透。

雨一夜未停,朦胧中似乎还急促了一阵,打在树叶上飒飒响。清晨,雨寥寥落落地,蝉鸣却密集。听着,心意阑珊,想起了高原上群山之中的老家,印象中,下雨的日子,这个老庄子照样老成持重,除了雨声,偶尔几声牛叫蹦出来,三跳两跳远去了,之后就是重重叠叠的静。父亲在雨天大部分时间抽着自种的旱烟,浓重的烟雾让他曾经自由行走的远方少了清晰。父亲凝望窗外,一堵长着零星雀儿烟的老墙把他的视线弹回来,没有声息地跌在院心,那里一株丁香,一株刺梅落完了花,已经很绿了。糴祸被迫返乡,心无皈依,我想,一个异徒的故乡早已不在。

昨日的田野,已到了秋草黄的季节。

油菜脱去枝叶,硕大的孕肚裸露在风里,随风起伏。和风吹起的还有麦子,麦穗金黄,麦秆变得纤细、脆弱,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吹倒一大片。收获季,分娩的阵痛即将来临,大概也是痛并快乐。

秋虫鸣叫,在阳光下此起彼伏,密集如落雨。原本安静的田野在它们不停歇的叫声里变得分外繁华,一只黑色的小虫缓慢地爬上香蒿毛茸茸的花朵上,抖抖翅膀,飞走。虫子何以成家?不知。

摇曳的草木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似是窃窃私语,耳鬓厮磨,忙碌不已。它们是在快乐地说笑吧,大声、简单。和着风声,在空旷的田野里,也只有它们快乐的说笑声。

我是个局外人,漫不经心游走,翻过一座山,再翻过一座山,看到成片的草场,草场上草木葳蕤,草木之下的泥土泛着黑色的光亮。鸟儿雀跃,叽叽喳喳争吵不休,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突然闯入它们的领地,心生警惕,用高八度的声音吓唬这个陌生人,毫无成效。它们用自己透亮的眼睛打量这个陌生人,用左眼看,再用右眼看,在几步开外跳两下飞起来,再落下。它们重复地做着同一动作。从恐惧、惊诧、惊奇,到习以为常。

陌生人拿出面包屑,鸟儿的鸣叫声再次响起,短促,试探着跳跃,再飞起。它们终于还是吃到面包屑了,如璞玉珍馐,比虫子的味道好一些,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蚂蚁头顶着一块面包屑轻轻地移动脚步。看蚂蚁搬动食物实在是个悦心的事情,看它看似漫无目的乱撞,看它对一庞然大物毫无办法,依然不放弃。更多的蚂蚁赶来,加入队伍里,顺着一条道路前进。那个第一个发现食物的蚂蚁喜形于色,对周围的蚂蚁吹捧:你看,我是有多厉害,是我发现的食物。

我是个局外人吗?可我情愿坐在这里,用一下午的时间变成一只小虫,或者一株草。和它们俯下身愉快地交流,看它们眉笑眼开,用一个叫“感同身受”的词和它们站在一起。静坐,休息,吃饭,你推我搡,和衣而卧。

天边的云朵升起来,似是拿了枪矛冲锋,不

从前年起,梦见父母的次数越来越少,前年五次,去年三次,今年六月结束了,一次也没梦见。不知道俗务缠身、无暇念想双亲,还是他们不愿在梦中出现。二十多年过了,生活中他们的遗物几近绝迹,我留着母亲栽种的一棵铁树,如今长大了许多,那个红泥花盆已让它很受委屈,生过几次换盆的念头,但一直没换。

我有一段时间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镇落身,四周戈壁茫茫,望不到边。夏季,午风吹动白杨树的叶片,天簌远远近近飘落,心里倦怠得很。父亲青年时代在此地受难,后遣返回乡,及至第二次来到小镇,已过天命,他的几个难友也陆续归来,几次相聚,难免唏嘘,无不感恩天佑,性命得以侥幸保全。后来为写当地教育志,我在张掖档案馆查资料,看到父亲获罪的原始档案,说组织七人小组云云。记忆里,父亲说曾因一些文字罹祸,毕业既被发配关外。那时父亲已调回西宁,我过年省亲,没有向他说发现档案的事,但大醉了一次。第二天母亲说,父亲在床边轻声唤我,我含混不清应答了一声,沉沉睡了。父亲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带上荆冠。历史不会弄人,大多数往往沉默,唯有跳梁者丧心病狂,无视天理。当时,我没留下那份档案的复印件,过了一些日子想起来,觉得遗憾,想补救,已无办法。又几年,我刚刚调到西宁晚报一个月,父亲就过世了。现在想想,即使留存,也毫无意义。为这张纸,至少七个家庭背负

秋草流浪和狂欢

李 静

一会就侵占了北方的半边天。雷声隆隆,那些鸣叫的鸟雀遁逃,在风雨来临之前找到属于自己的庇护所。自然法则,万物平等,但弱肉强食必不可免,一不留神也会死于非命。当然任何一种死亡也可以理解成是它们为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平衡做出贡献,总得有植物或动物死去,否则何以阐释自然界的繁华与萧瑟,慈祥与凶险?

古岳老师曾在他的《雪花凋楼海棠花》一书中所说:在整个生物圈,每一个物种似乎都有自己专属的地界线,这条地界线的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它像一道无法解除的魔咒,万物皆受约束。所以,对于生死,大可释然。

秋天苍茫,空旷辽阔,植物的种子日渐饱满,成熟,急于离开母体。它们的办法多种多样,每一种生存并繁殖的植物都学会了繁衍。于是,在见到我之后,也绝不放过。它们将自己的种子沾染在我的裤角之上,宛如镶嵌的珠子,自然散开,无规则排列。偶然有一粒珠子撒落,又有新的珠子填补,图案之上是一朵玫瑰,或是一枝干瘪的树杈,抑或是一朵失去色彩的鸢尾花。或许,想到什么便是什么,不规则的图形时时都在变化之中,它们找到依附的物体,并不是一直依附在上面,而是要选择合适的环境留下来,不同的种子钻进来,加入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还有不安分的种子用自己的小尖刺刺触肌肤,似是要用自己的任性刷一波存在感,这些都无关紧要,就当是顽皮的孩子依附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还要无理取闹和偶尔啼哭。

我带着草的种子翻越一座山,再翻越一座山,种子没有目标,我亦没有,流浪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山林到沟壑再到小溪,一粒种子随着水流驶向远处;又有一粒种子跌落,掉进菜园里;还有一粒种子被旁边的鸟儿衔走了;还有的躺在路中间的浮土中等过往的车辆碾压。每一

了许多坎坷,其中不少人生改变。

不愿在梅雨季节勾留杭州,公干结束就到上海带着女儿去西塘看景。这个千年古镇,在嘉兴辖地,我来过多次,印象不深。历史代表过去,和现实的连接非常脆弱,何况常常被肆意涂抹,以至于原状不能探究,观者的几声感慨也被来来往往的脚印踩在脚下,吹散在风里。但江山不惊,桥仍在那里沧桑地站,水仍在那里缓缓地淌。过午,两人饥乏,拣一家临河小店,几样小菜,吃得散漫。门外,游人挤挤扎扎,蝉的叫声紧得很。再走,到了酒吧一条街上,上次来,看见一家墙外写着“中国最有艳遇的地方”,这次换了主人,卖当地手工服饰,店家软声软语,柔水一般。黄昏,去车站的路上问车夫古镇内可有住户,他说很少了,现在剩几个不愿搬的老人,其余皆为租客,住在镇里做生意。想必,古镇的夜是繁闹的。梅雨又至,离开车还有时间,正站在候车室屋檐下抽烟,一辆电动车驶来,男孩下车径直走进候车室,开车男子未穿雨衣,单腿支在地上看着男孩的背影,不时歪歪头,往候车室里瞅。十多分钟,他一直停在路边,不理睬雨淅淅沥沥。我上前和他寒暄,答儿子十五岁,在嘉兴上高一,要回学校了,每次开车送成了习惯。男孩乘坐的车开往车站,男子跟在后面也离去。在雨里,他的车跑得快不快。

回到西宁,已是七月出头,夜里忽然梦见了母亲。梦中,母亲拿着常用的厨刀,说要杀一头猪给我们吃。她生前发白的头发在梦境漆黑,胖胖的身子行动迅捷,起步之间利落地把刀刺向猪颈。母亲在厨房忙碌了一生,即便在突然离世的前几天,只要我们回去,她仍要做饭。我们不让,母亲还不高兴。大概,天下的母亲在子女跟前都不会说累言苦。

只是梦中没有父亲的身影。醒来身在高原,夜静得空旷,和父亲常常沉默的那些日子相似。

粒种子出处不同,归宿不同,以后的“草生”可能也就不同了。突然想到一个叫“草木人生”的词,不知道此时是否可以拿出来一用。

又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见矛盾处处存在。子非草木,安知草木无情。但不得不承认,有些话,换了语境,同样有道理。

母亲曾给她花盆里的花换土,她小心翼翼,说生怕自己弄疼了她们。我将绿萝的枝叶剪下来放到透明的玻璃瓶,听到“咔嚓”生声断裂的声音,我猜想她们肯定是疼的。但过几日她们就似是忘记了曾经疼痛,长得比以往繁盛。所以,作为植物,不断愈合,又倔强生长,大过以前的自己,我应该从她们身上学到我需要的东西。

天色向晚,山林的雨始终没有落下来。那些之前遁逃的鸟又在枝间跳跃,不多时,它们又将回归自己的巢穴,再等天明,然后再重复昨日简单生活,觅食、鸣啭、失望、希望、孕育、老去,直至死亡。而它们的孩子也许来不及悲伤就开始重复它们之前的生活,找寻食物,恋爱,孕育……

子非鸟,安知鸟之痛?

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被我用得面目全非。似乎视野所及的生物都要拿到近前为“子非鱼”一用。

在山的顶端,裸露在风里的我,似是长在山上最高的一株植物,周身披着落日的光晕,寂静。我在想山下那些比我低矮的植物是不是也在羡慕我的高度,或者也想尝试人之任性自由。不知。

阿妹在唱: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那一片绿波,海茫茫……

视野里,远处的人走向更远处。

风悄悄地鼓动着麻制衣服,于是,那瑟瑟抖动的宽大衣袖,似乎就成了此时死气沉沉的潮湿空气中唯一的一线自由。

荒原上空的月亮

陈劲松

被无边的苍茫一遍遍锻打过的银币,它的光芒被斟入十万雪山的灯盏。

草木襁褓,安于宿命。

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是打开的月光宝盒?这些银质的、冰凉的月光,正从雪山的杯盏中流出。

如果没有人看到,这逝水般的月光就将白白流淌。

星辰寂寥,是疲惫的霜粒,又冰冷,又温暖。

风吹月光,是一种轻抚摸了另一种轻。

是一种苍茫,抚摸了另一种苍茫。

星河低垂,荒原静默,万物颌首低眉。

天空中那枚密纹唱片,正兀自空转……

纸灰之冷

身份已然模糊:
一首诗歌的草稿?一封炽热的情书?一张充满苦味的中药方?
或是一张无辜的、洁身自爱的白纸?
灰烬的黑蝴蝶,比夜色更冷。

已慢慢变凉:无法被回放的真相,炽热的唇和玫瑰,那苦味的中药。谁也不能从灰烬中取回:承诺、誓言,或浓或淡的墨迹,还有那些白纸上曾经的风光。

一页纸纵身大火。
(一只投火的飞蛾!)
灰烬沉默。
而那个沉默的诗人,他只想从灰烬里取回那首诗歌中,词语的白骨!

梨子

我要叫它:兄弟。
在那根叫做乡下的枝头上,同一片冷风吹拂过我们。我感知过一滴雨水的凉,它也同样感受过。
我要叫它兄弟,它果核里藏起的那丝酸涩,也同样藏在我内心的深处。

我要叫它兄弟。
身份卑微,我们都拥有着黄色的皮肤。
在尘世里穿行,我们都坚持保有自己黄皮肤下那雪白的干净的身躯。

星空的穹顶

这华美的穹顶,在穷尽想象的渺远的深处。

圣殿里洒下星辰吟诵的福音,这整齐的圣咏,让狮群般的雪山肃立。

多么静美!满布鞭痕的天空垂落下的光芒细小而又浩荡,像静静遍布大地的露珠和晨雾,像微风送来的柏叶的香气。

干净的桑烟与经幡是人间的布道者。

我承受这星空的恩泽,欣喜不已,又莫名悲伤。

境界

嘎旦增普措

天葬师抖手送走了夹在骨髓间的灵魂
咒语里埋下的悲喜纠结了愚夫
只有 闭目养心的持修人悟懂
击破轮回的密码……

秋天牺牲了成熟的身躯
把洁净如玉的雪花降送至大地
只有
那只狂妄的野狗
为黑色尖叫不休……

摔碎的时间折起皱皱的表情
安放在指间的故事落落无色
只有

打磨爱情的那对恋人知道
炉灶里提炼的都是久违的缘

比峰山还要低调沉默的光阴见证
通天河淌出了苏毗女人的韧劲
寒霜冰雪铸造了高原的肌肉
只有
雪域铜古肤色的韧性
才能盖得住青藏的高度

